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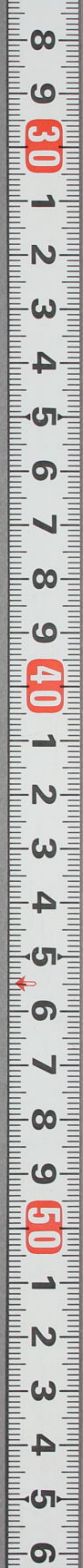


册府元龟

卷之七百七十八
至八十



13
849
254



門 4 3
號 849
卷 254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總錄部 二十八

易曰高尚其事仲尼之稱儒有不臣不仕者焉斯蓋
抱璞以自守處晦而無悶不降其志獨善其身絕俗
以高蹈確乎其不可拔也三代以還乃有恥厠家陪
之列不鯁驕居之餌棄鄉相之位辭封爵之富安車

冊府元龜 總錄部

卷之七

乙

徵聘而靡屈公府交辟而不起雖復蒲帛賁于丘園
羔馬陳於庭戶視之蔑如也非夫德克於內道茂乎
已厲行無爽處躬有裕又安能不隕穫而克訓哉然
而當時之君亦曷嘗不優容全度以成其高世之節
令並採其事迹著之于篇或有雖在早歲抗志而避
名暨及晚年逢辰而貴仕出處有道亦無媿焉

閔損字子騫魯人孔子弟子也不仕大夫不食污君
之祿季氏使子騫為費宰子騫日善為我辭焉不欲為季
氏宰語使者善為我如有復我者復我者重必在汝
作辭諱令不復召我
上矣
去之汝水之
上欲北如齊

莊周蒙人也楚王

史記作威王

遣使者持金千斤白璧百

雙聘欲以為相莊子固辭而不許使者曰黃金白璧
寶之至重卿相之位至尊先生辭而不受何也莊子
曰子所謂見其一未知其二者也獨不見入廟之牲
乎衣以文繡飼以菱穀出則清道而行止則居帳之
內此寧不貴邪及其不免於死庖宰執刀於前或持
亦在後當是之時雖欲為狐豚伍雞鼠游豈得乎哉
僕聞之左手又天下之圖右手劓其喉愚者不為也
何則身重於天下也又况卿相之位乎終辭而不受
魯仲連齊人也好奇儻儻之畫策而不肯仕宦任

職好持高節游於趙會秦圍趙魏王使客將軍新垣
 衍問八邲鄆因平原君欲令趙尊秦為帝魯連責而
 歸之秦軍引去於是平原君欲封魯連魯連辭讓使
 者三往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
 為魯連壽魯連笑曰所謂貴於天下之士者為人排
 患釋難解紛亂而無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事也
 而連不忍為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其後
 復為齊將田單遺燕將書下聊城田單欲爵之魯連
 逃隱於海上日吾與富貴而誦於人寧貧賤而輕世
 肆志焉

淳于髡齊人客有見髡於梁惠王惠王再見之而終
 無言也知王之志在驅逐音聲也後復見一語連三
 日三夜無倦惠王欲以卿相位待之髡因謝去於是
 以安車駕駟束帛加璧黃金百鎰終身不仕
 顏蠋齊人宣王謂蠋請受教為弟子且先生與寡人
 游食必太牢出必乘車妻子衣服麗都顏蠋辭去曰
 夫玉生於山制則破焉非弗寶貴矣然大璞不完士
 生乎鄙野推選則祿焉非不得尊遂也然而形神不
 全蠋願得歸蔬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無罪以當貴
 清靜貞正以自虞制言者王也盡忠直言者蠋也言

要道已備矣願得賜歸安行而反臣之邑屋則再拜而辭去曰蠲知足矣歸反樸則終身不辱也

漢鄭子真耕於谷口非其服弗服非其食弗食大將軍王鳳以禮聘子真子真遂不屈

後漢王扶客居瑯邪國相張宗謁請不應欲強致之遂杖策歸鄉里連請固病不起太傅鄧禹辟不至

庶范喪親服竟詣京師受業事博士薛漢京兆隴西二郡更請召皆不應後舉茂才累遷至蜀太守

承官少勤學不倦經典既明乃歸家教授三府更辟皆不應三府謂太尉司徒司空府

鄭均常稱病家庭不應州郡辟召郡將欲必至之

縣令謁將詣門既至卒不能屈均於是客於濮陽建初三年司徒鮑昱辟之後舉直言並不詣

趙典性明達至節清亮益州舉茂才以病辭太尉黃瓊胡廣舉有道方正皆不應

栢燁舉孝廉有道方正茂才三公並辟皆不應張衡雖才高於世而無驕尚之情嘗從容淡靜不好

交接俗人永元中舉孝廉不行連辟公府不就安帝雅聞衡善術學公車特徵拜郎中累遷至尚書

周燮字彥祖汝南安城人專精禮易不讀非聖之書

不脩賀問之好有先人草廬結于岡畔下有陂田嘗
肆勤以自給非身所耕漁則不食也鄉黨宗族希得
見者舉孝廉賢良方正特徵皆以疾辭延光二年安
帝以玄纁羔幣聘熒及南陽馮良三郡客遣丞掾致
禮宗族更勸之曰夫脩德立行所以為國自先世以
來勲寵相承君獨何為守東崗之_後乎熒曰吾既不
能隱處巢穴追綺季之跡而猶顯然不遠父母之國
斯固以滑泥揚波同其流矣夫脩道者度其時而動
動而不時焉得享乎因自載到潁川陽城遣生送敬
送敬猶致謝也遂辭疾而歸良亦載病到近縣送禮而還詔

書告二郡歲以羊酒養病至七十餘而卒

孫期習京氏易古文尚書牧豕於大澤中以養親郡
舉方正遣吏齎羊酒請期期驅豕入草不顧司徒黃
琬特辟不行終於家

李固司潁益州並命郡舉孝廉辟司空掾皆不就

書曰五祭孝廉益州再舉茂後公卿舉固對策以為

才不應五府連辟皆辭以疾

議郎累加至太尉
張芝少持高節以名臣子勤學文為儒宗武為將表
太尉辟公車有道徵皆不至號張有道

周勰汝南汝陽人父舉光祿大夫以父任為郎自免

歸家父故吏河南召夔爲郡將卑身降禮致敬於總
恥交報之因杜門自絕後太守舉孝廉復以疾去時
梁冀貴盛被其徵命者莫敢不應惟總前後三辟皆
不能屈後舉賢良方正不應又玄纁備禮固辭廢疾
嘗隱竄身慕老聃清靜杜絕人事巷生荆棘十有余
歲至延熹二年乃開門延賓游談宴樂及秋而梁冀
誅年終而總卒時年五十蔡邕以爲知命
姜肱諸公爭加辟命皆不就二弟名聲相次亦不受
徵聘時人慕之桓帝乃下彭城使畫工圖其形狀肱
以被韜面終不得見年七十七卒

谷穉屢辟公府不起時陳蕃爲太守以禮請署功曹
穉不免之既謁而退建武中卒於家

趙暉受韓詩州召補從事不就舉有道卒于家

張康山陽人習韓詩舉有道博士徵不就卒於家

宗慈南陽人舉孝廉九辟公府有道徵皆不就後爲

脩武令棄官去徵拜議郎未到道疾而卒

侯瑾州郡累召公車有道徵並稱疾不到

李南少篤學明風角後舉有道辟公府並不行終于

家

孔喬幽居脩志銳意典籍至歷年身不出門鄉里莫

得瞻見公車徵不行卒于家
桓鸞以世濁州郡多非其人恥不肯仕

黃憲汝南人太守王龔在郡進禮賢達多所降致卒
不能屈憲初舉孝廉又辟公府有人勸其仕憲亦不
拒之暨到京師而還意無所就年四十八終天下號
曰徵君

法真字高卿

高一性恬靜寡欲不交人間事太守請

作喬見之真乃幅巾詣謁太守曰昔魯哀公雖為不肖而

仲尼稱臣太守虛薄欲以功曹相屈光贊本朝如何
真曰以明府見待有禮故敢自同賓未若欲吏之真

將在北山之北南山之南矣太守懼然不敢復言

公府舉賢良皆不就同郡田羽薦真曰處士法真體
兼四業學窮典奧幽居恬泊樂以忘憂將頽老成之
高蹤不為玄纁屈也臣願聖朝就如衮職必能唱清
廟之歌致來儀之鳳矣會順帝西巡羽又薦之帝虛
心欲致前後四徵真曰吾既不能避形遠世豈飲洗
耳之水哉遂深自隱絕終不降屈友人郭正稱之曰
法真名可得而聞身不可得而見逃名而名我隨避
名而名我迫可謂百世之師者矣乃共刻石頌之號
曰玄德先生年八十九以壽終

董扶有重名永康元年日有蝕之詔舉賢良方正之士策問得失左馮翊趙廉等舉扶扶以病不詣選於長安上封事遂稱疾篤歸家前後宰府十辟公車三徵再舉賢良方正博士有道皆不就名稱尤重許都人有高行辟公府掾拜鄆陵令方正徵皆不就避亂江南所歷之國必翔而後集終于豫章宗人許相沈沒榮利致位司徒舉宗莫不匍匐相門承風而驅官以賄成惟邵不過其門

申屠蟠再舉有道不就前後徵辟文書悉挂于樹初不顧聘也大將軍何進連徵不詣進必欲致之使蟠同郡黃忠書勸日前幕府初開至如先生特加殊禮優而不名申以手筆設几杖之坐經過二載而先主杭志彌高所尚益固竊論先生高節有餘於則未也今穎川荀爽載病在道北海鄭玄北面受署彼豈樂霸牽哉知時不可逸豫也昔人之隱遭時則放聲滅跡巢棲茹薇其不遇也則裸身大笑披髮狂歌今先生處平壤游人間吟典籍襲衣裳事異昔人而欲遠蹈其跡不亦難乎孔子可師何必首陽蟠不荅太尉黃瓊辟不就及瓊卒歸塋江夏四方名豪會帳下者六七千人互相談論莫有及蟠者惟南郡一生與相

醜對既引執蟠手日君非聘則微如是相見於上京
矣蟠勃然作色日始吾以子爲可與言也何意乃相
狗效樂貴之徒邪因振手而去不復與言年七十四
終于家

劉淑隱居講授州郡禮請五府連辟並不就永興二
年司徒种嵩舉淑賢良方正辭以疾桓帝聞淑名勅
貴州郡使輿病詣淑不得已而赴維陽對策爲天下
第一累遷至侍中虎賁中郎將

陳實嘗爲太丘長以沛相賦歛違法乃解印綬去及
黨禁始解大將軍何進司徒袁隗遣人喻實欲特表
以不次之位實乃謝使者日實久絕人事飾巾待終
而已時三公每缺議者歸之累見徵命遂不起閉門
懸車棲遲養老實子紀遭黨劔着書數萬言黨禁解
四府並命無屈就

种岱字公祖學養志舉孝廉茂才辟公府不就辟車
特徵病卒

楊彪字文先少傳家學初舉孝廉州舉茂才辟公府
皆不應

郭林宗游於維陽名震京師司徒黃瓊辟太嘗趙典
舉有道或勸林宗仕進者對日吾夜觀乾象晝察人

事天之所廢不可及也遂並不應卒于家
田盛與郭林宗同好亦名知人優游不仕並以壽終
孟敏游學十年遂知名三公俱辟並不屈

穎容通春秋左氏郡舉孝廉州辟公府徵皆不就初
平中避亂荊州劉表以爲武陵太守不肯起卒于家
皇甫嵩朝郡人也太尉陳蕃大將軍竇武連辟並不
到靈帝公車徵爲議郎後拜太尉其冬以流星策免
復拜光祿大夫遷太嘗卒

鍾皓九辟三府徵廷尉正博士林慮長皆不就年六
十九卒

張玄字處虛沉深有才略以時亂不仕司空張溫數
以禮辟不能致及董卓秉政辟以爲掾舉侍御史不
就卓臨之以兵不得已彊起病終

鄭玄表紹舉茂才爲左中郎將皆不就公車徵爲大
司農給安車一乘所過長史送迎玄乃以病自乞還
家年七十四而卒

李燮父固誅後亡匿遇赦乃還鄉里追服州郡禮命
四府並辟皆無所就後徵拜議郎擢遷河南尹

賈純字仲真會稽山陰人少爲諸生博極群藝十辟
公府三舉賢良方正五徵博士四公車徵皆不就

表弘恥其門族貴執乃變姓名徒步師門不應徵辟
終於家初弘嘗入太學其從父逢爲太尉呼弘與相
見遇逢宴會作樂弘伏稱頭痛不聽聲音而退遂不
往紹術兄弟亦不與通

仲長統每州郡命召輒稱疾不就嘗以爲凡遊帝王
者欲以立身揚名耳而名不嘗存人生易滅優遊偃
仰可以自娛欲卜居清曠以樂其志論之日使居有
良田廣宅背山臨流溝池環匝竹木周布塲園築前
果園樹後舟車足以代步涉之艱使令足以息四體
之役養親有兼珍之膳妻孥無苦身之勞良朋萃止

則陳酒肴以娛之嘉時吉日則烹羔豚以奉之躊躇
畦苑遊戲平林濯清水追涼風釣游鯉弋高鴻風於
舞雩之下詠歸高堂之上安神閨房思老氏之玄虛
呼吸精和求至人之彷彿與達者數子論道講書俯
仰二儀錯綜人物彈南風之雅操發清商之妙曲消
搖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間不受當時之責永保性
命之期如是則可以凌霄漢出宇宙之外矣豈羨夫
人帝王之門哉又作詩二篇以見其志尚書令荀彧
舉爲尚書郎後參丞相曹操軍事
孔融與平原陶丘洪陳留邊讓齊聲稱州郡禮命皆

不就後獻帝徵為將作大匠遷少府復拜大中大夫
廖扶汝南平輿人嘗歎曰老子有言名與身孰親吾
豈為名乎遂絕志世外專精經典尤明天文讖緯風
角推步不應辟召時人號為北郭先生
趙壹郡舉上計名動京師及還州郡爭致禮命十辟
公府並不就終於家
王烈字彥方太原人察孝廉三府辟皆不就避地遼
東太守公孫度欲以為長史烈乃為商賈自穢得免
曹操聞烈高名遣徵不至建安二十四年終於遼東
繆斐字文雅該覽經傳事親色養徵博士六辟公府

就
獻帝在長安公卿博舉名儒時舉斐任侍中並無所

張儉為山陽東部督郵坐黨事亡命中平元年黨事
解乃還鄉里大將軍三公並辟又舉敦朴公車特徵
起家拜少府皆不就

王雋為人外靜而內明不應州郡獻帝之都許復徵
為尚書又不就

張奉字公先弟表字公儀河內人兄弟少有高節諸
公連徵不就謂之張氏兩賢

襄楷平原隰陰人在齊州臨邑縣西好學博古延熹中宦官

專朝政刑暴濫又比失皇子災異尤數楷自家詣關上書其詞切直坐論司寇及靈帝即位以楷書為然太僕陳蕃舉方正不就鄉里宗之每太守至輒致禮請中平中與荀爽鄭玄俱以博士徵不至卒于家

魏邴原字根矩少與管寧俱以操尚稱州府辟命皆不就孔融為北海相舉原有道後從署丞相徵事代涼茂為五官將史

管寧字幼安漢末避亂遼東黃初中來歸司徒華歆

舉寧詔以寧為太中大夫固辭

傅子曰寧上書天子且以病辭曰臣聞傳

說發夢以感廢宗呂尚啟兆以動周文以通神之才悟於聖主用能輔佐帝業克成大勳臣之器朽實非

其大雖負請賜釋體雖現內首頑病且薄西山惟恐下聽野人山藪之願使一老者得盡後命書奏帝

覽明帝即位太尉華歆遜位讓寧遂下詔曰太中大

夫管寧耽懷道德服膺六藝清虛足以侔古廉白可以當世曩遭于道衰缺浮每遁居大魏受命則襁負而至斯蓋應龍潛林之道聖賢用舍之義而黃初以來徵命屢下每輒辭病拒違不至豈朝廷之政與生殊趣將安樂山林往而不能反乎夫以姬公之聖而考德不降則鳴鳥弗聞以秦穆之賢猶思詢乎黃髮况朕寡德曷能不願聞道于子大夫哉今以寧為光祿勳禮有大倫君臣之道不可廢也望必速至稱朕

意焉又詔青州刺史寧抱道懷真潛翳海隅比下徵書違命不至盤桓利居高尚其事雖有素履幽人之貞而失考父茲恭之義使朕虚心引領歷年其何謂邪徒欲懷安必肆其志不惟古人亦有翻然改節以隆斯民乎日逝月除時方已過深身浴德將以曷爲仲尼有言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哉其命別駕從事郡丞掾奉詔以禮發遣寧詣行在所給安車吏從茵褥道在厨食上道先奏寧稱草莽臣上疏日臣海濱孤微罷農無伍祿運幸厚橫蒙陛下纂承洪緒德侔三皇化溢有唐又荷渥澤積犯一紀不能仰答隆

下恩養之福沈委篤痾寢疾彌留逋違臣隸顛倒之節夙宵戰怖無地自厝臣元年十二月被公車司馬令所下州郡八月甲申詔日徵臣更賜安車衣被茵褥以禮發遣光寵並臻優命屢至恆營陳息悼心失圖思自陳聞申展愚情而明詔抑割不令稍修章表是以鬱滯訖于今日誠謂乾覆恩有紀極不意靈潤彌以隆赫奉今年二月被州郡所下三年十二月辛酉詔書重賜安車衣服別駕從事與郡功曹以禮發遣又時被璽書以臣爲光祿勳躬秉勞謙引喻周奏損上益下受詔之日精魄飛散靡所投死臣重自省

揆德非園綺而蒙安車之榮功無竇融而蒙璽封之寵案稅駕下荷棟梁之任垂沒之命獲九棘之位懼有朱博鼓妖之青又年疾日侵有加無損不任扶輿進路以塞元責望慕閭闔徘徊闕庭謹拜章陳情乞蒙哀省抑恩聽放無令骸骨填於衢路自黃初至於青龍徵命相仍嘗以八月賜牛酒詔書問青州刺史程喜寧爲守節高乎審老疾疢頓邪喜上言寧有族人管貢爲州史與寧比隣臣嘗使經營消息貢說寧嘗着皂幘布襦袴布裙隨時單複出入闕庭能自任杖不須扶持四時祠祭輒自力強改加衣服着絮巾

故在遼東所有白布單衣親薦饌饋跪拜成禮寧少而喪母不識形象嘗特加觴泣然流涕又居宅離水七八十步夏時詣水中澡洒手足闕於園圃臣揆寧前後辭讓之意猶自以生長潛逸者艾智衰是以相遲每執謙退此寧志行所欲必全不爲守高正始二年中書侍郎王基薦寧於是安車蒲輪束帛加璧聘焉會寧卒

胡昭字孔明潁川人養志不仕始避地冀州亦辭袁紹之命遁還鄉里太祖爲司空丞相頗加禮辟昭往應命既至自陳一介野生無軍國之用歸誠求去太

祖曰人各有志出處異趣勉卒雅尚義不相屈昭乃
 轉居陸渾山中躬耕樂道以經籍自娛閭里敬而愛
 之徒宅宜陽幽州刺史杜恕嘗過昭所居草廬之中
 言事論理辭義謙敬恕甚重焉太尉蔣濟辟不就
 張璠字子明鉅鹿人少游太學學兼內外後歸鄉里
 袁紹前後辟命不應移居上黨并州牧高幹表除樂
 平令不就徙遁嘗山門徒且數百人遷居任縣太祖
 為丞相辟不詣太和中詔求隱學之士能濟災復異
 者都累上璠發遣老病不行廣平太守盧毓到官三
 日綱紀曰承前致版謁璠毓教曰張先生所謂上不

事天子下不友諸侯者也豈此版謁所可光飾哉但

遣主簿奉書致羊酒之禮

徐奕字季才東莞人避難江東孫策禮命之奕改姓
 各微服還本郡太祖為司空辟為掾後拜諫議大夫
 卒

王暢字叔茂少以清實為稱無所交黨初舉孝廉辭
 病不就

張楷字公超司隸舉茂才除長陵令不至官隱居弘
 農山中學者隨之所居成帝後華陰山南遂有公超
 帝五府連辟舉賢良方正不就漢安元年順帝特下

詔告河南尹曰故長陵令張楷行慕原憲操嶽夷齊
輕貴樂賤竄跡幽藪高志確然獨拔群俗前比徵命
盤桓未至將主者翫於嘗優賢不足使其難進與邵
使以禮發遣楷復告疾不到建和三年下詔安車備
禮聘之辭以篤疾不行
楊厚字仲栢廣漢人潛身藪澤耦耕自給司徒楊震
表薦其高操公車不徵不就

蜀秦宓縣竹人少有才學州郡辟命輒稱疾不往劉
璋時宓同郡王商爲治中從事與宓書曰貧賤困苦
亦何時可以終身乎和銜玉以耀世宜一來與州尊
相見宓答書曰昔堯優許繇非不弘也洗其兩耳楚
聘莊周非不廣也執竿不顧易曰確乎其不可拔夫
何銜之有且以國君之賢子爲良輔不以是時建蕭
張之策未足爲智也僕皆曝背乎隴畝之中誦顏氏
之箴歌詠原憲之蓬戶時翱翔於林澤與沮溺之等
儔聽玄猿之悲吟察鶴鳴於九臯安身爲樂無憂爲
福處空虛之名居不靈之龜知我者希則我貴矣斯
乃僕得志之秋也何困苦之戚焉及丞相亮領益州
迎爲別駕累遷至大司農卒

楊憲字威方儀之兄也少有德行爲江南冠冕州郡

禮召諸公辟請皆不能屈年十七天鄉人宗貴號曰德行楊君

周舒字叔布少學術於廣漢楊厚名亞董扶任安數被徵不詣

吳張紘字子綱少游學京都還本郡舉茂士公府辟

皆不就

吳書曰大將何進大尉宋雋司空荀爽三府辟為掾皆稱疾不就

避難江東

孫策創業表為正議較尉後權以為長史

晉郭象字子玄少有才理州郡辟召不就嘗閒居以文論自娛後辟司徒掾稍至黃門侍郎東海王越引為太傅主簿卒

李喜字季和上黨銅鞮人父佗漢大鴻臚喜少有高

行博學研精與北海管寧以賢良徵不行累辟三府

不就及景帝輔政命喜為太將軍從事後累遷至尚

書僕射拜特進光祿大夫以年老遜位

徐苗郡察孝廉州郡從事治中別駕舉異行公府五

辟博士再徵並不就武惠時以疾居臺帝輒訪其安

不終于家

范毓濟北盧人奕世儒素或薦之武帝召補南陽王

文學祕書郎太傅參軍並不就于時青士隱逸之士

劉兆徐苗等皆務教授惟毓不蓄門人清靜自守時

有好古慕德者諮詢亦傾懷開誘以一隅示之七十
一而卒

孫綽字興公博學善屬文少與高陽許詢俱有高尚
之志居于會稽游訪山水十有餘年後徵爲太學博
士累轉至廷尉卿領著作卒

皇甫謐字士安安定朝那人沉靜寡欲始有高尚之
志以著述爲務自號玄晏先生著禮樂聖真之論後
得風痺猶手不輟卷或勸謐脩名廣交謐以爲非聖
人孰能兼存出處居田里之中亦可以樂堯舜之道
何必崇接世利事官 掌然後爲名乎作玄守論以

答之魏郡召上計掾舉孝廉景元初相國辟皆不行
其後鄉親勸令應命謐爲釋勸論以通志焉其後武
帝頻下詔敦逼不已謐上疏自稱草莽臣曰臣以疋
樊迷於道趣因疾拙簪散髮林阜人網不閑鳥獸爲
群陛下披榛採蘭并收蒿艾是以臯陶振禍不仁者
遠臣惟頑蒙備食晉粟猶識唐人擊壤之樂宜赴京
城稱壽闕外而小人無良致災來禍久嬰篤疾軀半
不仁右脚偏小十有九載又服寒食藥違錯節喪辛
苦荼毒于今七年隆冬裸袒食水當暑煩悶加以咳
逆或若溫瘧或類傷寒浮氣流腫四支酸痛重於今困

劣救命呼嗚父兄見出妻息長訣仰迫天威扶輿就道所苦加篤不任進路委身待罪伏枕歎息臣聞詔衛不並奏雅鄭不兼御故卻子八周禍延王叔虞兵稱覽樊姬掩口君子小人禮不同器况臣糠粃糠之彫胡庸夫錦衣不稱其服也竊聞同命之士咸以畢到惟臣疾疢抱囊牀褥雖貪明時懼斃命路隅設臣不疾居遭堯舜之世執志箕山猶當容之臣聞上有明聖之主下有輪實之臣上有在宥之政下有委情之人惟陛下留情垂恕更旌瓌俊索隱於傳巖收釣於淵濱無令泥滓久濁清流謚辭切言至遂見聽許

歲餘又舉賢良方正並不起咸寧初又詔曰男子皇甫謐沉靜履素守學好古與俗流異趣其以謚為太子中庶子謐固辭篤疾帝初雖不奪其志尋發詔徵為議郎又詔補著作郎司隸較尉劉毅請為功曹並不應

劉實字子真平原高唐人也漢濟北惠王壽之後父廣斥丘令實少貧苦賣牛衣以自給然好學手約繩口誦書博通古今清身潔已行無瑕玷郡察孝廉州舉秀才皆不行後入雒調為河南尹丞至懷帝時為太尉

郤說字廣基博學多才瓌偉倜儻不拘細行州郡禮命並不應
王接字祖游馮收薦接於江東太守劉原即時禮命接不受原乃呼見曰君欲慕肥遯之高邪對曰接薄祜少孤而無兄弟母老疾篤故無心爲吏及母終柴毀骨立居墓次積年

王長文字德獻廣漢郫人少以才學知名而放蕩不羈州府辟命皆不就州辟別駕乃微服竊出舉州莫知所之後於成都市中蹲踞齧胡餅刺史知其不屈以禮遣之閉門自守不交人事太康中蜀土荒饑開

倉振貸長文貧貸多後無以償州郡切責送長文到州刺史徐幹捨之不謝而去後成都王穎引爲江源令梁王彤爲丞相以爲從事中郎卒

劉兆字延世濟南東平人博學洽聞武帝時五辟公府五徵博十皆不就安貧樂道潛心著述不出門庭數十年後以壽終

杜夷博覽百家筭曆圖緯靡不畢究寓居汝穎之間十載足不出門年四十餘始還鄉里閉門教授生徒千人惠帝時三察孝廉州命別駕永嘉初公車徵拜博士太傅東海王越辟並不就

范喬字伯孫父粲字武威粲陽狂不言喬與二弟並
棄學業絕人事侍疾家庭至粲沒足不出邑里司隸
較尉劉毅嘗抗論於朝庭曰使范武威疾若不篤是
爲伯夷叔齊復存於今如其信篤益是聖主所宜哀
矜其子久侍父疾名德著茂不加叙用深爲朝庭惜
遺賢之誠也元康中詔求廉讓冲退履道寒素者不
計資以參選叙尚書郎王琨乃薦喬曰喬稟德真粹
立操高潔儒學精深含章內奧安貧樂道栖志窮巷
單瓢詠業長而彌堅誠當今之寒素著厲俗之清彥
時張華領司徒天下所舉凡十七人於喬特發優論

又吏部郎却隆亦思求海內幽遁之士喬供養衡門
至于白首於是除樂安令辭疾不拜喬凡一舉孝廉
八薦公府再舉清白異行又舉寒素一無所就
伍朝字世明武陵漢壽人少有雅操閑居樂道不修
世事性好學以博士徵不就刺史劉弘薦朝爲零陵
太守至者以非選例不聽尚書郎胡濟奏曰臣以爲
當今資喪亂之餘運承百王之遺弊進趨者秉國政
以僥倖守道者懷蘊匱以終身故今敦褒之化虧退
讓之風薄案朝廷游心物外不屑時務守靜衡門志
道日新年過耳順而所尚無虧誠江南之奇才丘園

之逸老也不加飾進何以勸善且白衣爲郡前漢有舊宜聽光顯以獎風尚事可而朝不就終于家

虞喜少立操行博學好古詣葛恢臨郡屈爲功曹察孝廉州舉秀才司徒辟皆不就元帝初鎮江左上疏薦喜懷帝卽位公車徵拜博士不就喜邑人賀循爲司空先達貴顯每詣喜信宿忘歸自云不能測也太寧中與臨海任旭俱以博士徵不就復下詔曰夫興化致政莫尚乎崇道教明退素也喪亂以來儒道陵夷每覽子衿之詩未嘗不慨然增歎臨海任旭會稽虞喜並絜靜其操歲寒不移研精墳典居今行古志

深足以勵俗博學足以明道前雖不至其更以博士徵之喜辭疾不赴咸和末詔公卿舉賢良方正蓋言之士大嘗華嘗舉喜爲賢良會國有軍事不行咸康中內史何充上疏曰臣聞二八舉而四門穆十亂用而天下安徽猷克闡有自來矣方今聖德欽明思恢遐烈旌輿整駕俟賢而動伏見前賢良虞喜天挺貞素高其志束脩立德皓首不倦加以傍綜廣深博聞強識鑽堅研微有弗及之勤處靜味道無風塵之志高枕柴門怡然自足宜使蒲輪紆衡以旌殊操一則翼贊大化二則敦勵薄俗疏奏詔曰潯陽翟湯會稽

虞喜並守道清真不營世務耽學高尚操擬古人往
雖微命而不降屈豈素絲難染而搜引禮簡乎政道
須賢宜納諸廟其並以散騎嘗侍微之又不起年七
十六卒

任旭字次龍元帝初鎮江東聞其名召為參軍手書
與旭欲使必到旭固辭以疾帝進位鎮東六將軍復
召之及為左丞相辟為祭酒並不就卒于家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總錄部

高尚第二

晉韓績字興齊廣陵人其先避亂居于吳之嘉興父
建仕吳至大鴻臚績少好文學以潛退為操布衣蔬
食不交當世繇是東土並宗敬焉司徒王導聞其名
辟以為掾不就咸康末召拜博士老病不起

張茂字成遜虛靖好學不以世利嬰心建興初南陽王保暉從事中郎又薦爲散騎侍郎中壘將軍皆不就二年徵爲侍中以父老固辭以散騎侍郎翟湯字道深尋陽人篤行仁讓不屑世事司徒王導辟不就成帝徵爲國子博士不起康帝復以散騎嘗侍徵湯固辭老疾不至年七十三卒於家

王舒字處明丞相導之從弟也父會侍御史舒少爲從兄敦所知以天下多故不營當時名嘗處私門潜心學植年四十餘州禮命太傅辟皆不就及元帝鎮建康因委質焉參領東軍事後授撫軍將軍會稽內

以軍功封彭澤縣侯卒

任述字士雅范陽人僑居陽平年二十四陽平郡察孝廉司隸再辟學秀才皆不行嘗爲司州主簿後終於鎮西將軍

蔡謨弱冠察孝廉州辟從事舉秀才東海王越召爲掾皆不就時明帝爲東中郎將引爲參軍後卒於左光祿大夫
卞壺弱冠有名譽司交二州齊王冏辟皆不就遇家禍還鄉里永嘉中除著作郎後爲尚書令右將軍復加領將軍給事中

陸阮字士瑤器量淹雅弱冠有美名賀循每稱其清
允平當郡檄綱紀東海王越辟爲掾皆不就及元帝
初鎮江左辟爲祭酒後至侍中司空夢

伏滔字玄度有才學少知名州舉秀才辟別駕皆不
就大司馬桓溫引爲參軍後累遷至游擊將軍卒

劉裔東萊掖人漢齊悼惠王肥之後也美容容善自
任遇交結時豪名著海岱間士咸慕之舉賢良辟司
空掾並不就幽州刺史王浚表爲渤海太守後至平
南將軍都督江州卒

孔沉字德度有美名何克薦沉於王導曰文思通敏

宜登宰門辟丞相司徒掾瑯邪王文學並不就

孫晷司空何克爲揚州檄晷爲主簿司徒蔡謨辟爲
掾屬並不就尚書張國明州士之望表薦晷公車特
徵會空時年三十八朝野嗟痛之

葛洪字稚川大安中石冰作亂吳興太守顧祕爲義
軍都督與周玘等起兵討之秘檄洪爲將兵都尉攻
冰別率破之遷伏波將軍冰平洪不論功賞徑至雒
陽欲搜求異書以廣其學洪見天下已亂欲避地南
土乃參廣州刺史稽含軍事及含遇害遂停南土多
年征鎮檄命一無所就後還鄉里禮辟皆不就赴于

竇深相親友薦洪才堪國史選爲散騎嘗侍領大著作洪固辭不就

孫惠口訥好學有才識州辟不就寓居蕭沛之間永寧初赴齊王討趙王倫功封晉興縣侯後累遷廣武將軍安豐內史

成公簡字公舒東郡人家世二千石性情素不求榮利潛心味道罔有干其志者後官至太子中庶子散騎嘗侍

何準字幼道穆帝皇后父也高尚寡欲弱冠知名州府交辟並不就兄克爲驃騎將軍勸令其仕準曰第

五之名何減驃騎準兄弟中第五故有此言克居宰輔之重權傾一時而準散帶衡門不及人事徵拜散騎侍郎不起卒

劉鯪字長魚高密人邴都字弘文城陽人並有高名鯪幼不慕俗長而希古篤學勵行化流邦邑邴魏徵士原之曾孫少有原風勅身謹絮口不妄說耳不妄聽端拱恂恂舉動有禮咸康中成帝博求異行之士鯪邴並被公卿薦舉於是依輔績及翟湯等例以博士徵之邴辭以疾鯪隨使者到京師自陳年老不拜各以壽終

江惇有高節蕪峻之亂避地東陽山大尉郗鑒檄爲
交州治中又辟太尉掾康帝爲司徒亦辟焉征西將
軍庾亮請爲儒林參軍徵拜博上著作郎皆不就邑
里宗其道有事必諮而後行東陽太守阮裕長陽令
王濛皆一時名士並與惇游處深相欽重養志二十
餘年永和九年卒

江道陳留圉人避蘇峻之亂屏居臨海絕棄人事剪
茅結宇耽阮載籍有終焉之志本州辟爲從事佐著
作郎並不就征北將軍蔡謨命爲參軍後乃位至太
書卒

庾袞篤好學問事親以孝聞鄉黨薦之州郡交命察
孝廉舉秀才清白異行皆不降志世遂號之爲異行
元康末潁川太守召爲功曹袞服造役之衣杖錘荷
斧不俟駕而行曰請受下夫之役太守飾車而迎袞
遂廵辭退請徒行人郡將命者遂逼扶升車納於功
曹舍既而袞自取已車而寢處焉形雖恭而神有不
可動之色太守知其不屈乃歎曰非嘗士也吾何以
降之厚爲之禮而遣焉

王談父爲竇度所殺談後以錘斬度太守孔嚴宥之
後太守孔廡宥其義行元興三年舉談爲孝廉時稱

其得人談不應召終于家
孟陋字少孤簡文帝輔政命爲參軍稱疾不起桓温
親往造焉或謂温曰孟陋高行學爲儒宗宜引在府
以和鼎味温歎曰會稽王尚不能屈非敢擬議也陋
聞之曰桓公正當以我不往故耳億兆之人無官者
居其九豈皆高士哉我疾病不堪忝相王之命非敢
爲高也繇是各稱益重以壽終于家
索襲字備祖燉煌人虛靖好學不應州郡之命舉孝
廉賢良方正皆以疾辭年七十九而卒
龔玄之字道玄武陵漢壽人父登歷長沙相散騎嘗

侍玄之好學潛默安於陋巷州舉秀才公府辟不就
孝武下詔徵爲散騎嘗侍領國子博士郡縣敦逼苦
辭疾篤不行卒于家

戴逵字安道譙國人居會稽剡縣孝武帝時以散騎
嘗侍國子博士累徵辭疾不就郡縣敦逼不已乃
逃于吳國內史王琯有別館在武丘山逵潛詣之與
琯游處積旬會稽內史謝玄慮逵遠遁不反乃上疏
曰伏見譙國戴逵希心俗表不嬰世務棲遲衡門與
琴書爲友雖策命屢加幽操不回超然絕跡自求其
志且年垂耳順嘗抱羸疾時或失適轉至委篤今王

命未回將離風霜之患陛下既已愛而器之亦宜使其身名並存請絕其召命疏奏帝許之達復還刻終于家

桓石秀幼有令名風韻秀徹博涉群書尤喜老莊嘗獨處一室簡於應接時人方之庾純甚爲簡文帝所重尋代叔父冲爲寧遠將軍江州刺史鎮南蠻護軍西陽太守以疾去職卒

殷浩字深源三府辟皆不就征西將軍庾亮引爲記室參軍累遷司徒左長史安西庾翼復請爲司馬除侍中安西軍司並稱疾不起遂屏居墓所幾將十年

于時擬之管葛王濛謝尚猶伺其出處以小江左興亡因相與省之知浩有確然之志既反相謂曰深源不起當如蒼生何庾翼貽浩書曰當今江東社稷安危內委何褚諸君外託庾桓數族恐不得百一無憂亦朝夕而弊足下少標令名十餘年間位經內外而欲潛居利貞斯理難全且夫濟一時之務須一時之勝何必德均古人韻齊先達邪王夷甫先朝風流士也然吾薄其立名非真而始終莫取若以道非虞夏自當超然獨往而不能謀始大合聲譽極致各位正當抑揚名教以靜亂源而乃高談莊老說空終日雖

云談道實長華競及其末年人望猶存思安懼亂寄命推務而甫自申述徇小好名既身囚胡虜棄言非所凡明德君子遇會處際寧可然乎而世皆然之益知名實之未定弊風之未革也浩固辭不起後簡文帝時在藩始綜萬機徵浩爲建武將軍揚州刺史上疏陳讓自三月至七月乃受後爲中軍將軍假節都督楊豫徐兗青五州軍事坐事廢爲庶人卒

郭荷畧陽人明寃群籍特善史書不應州郡之命張祚遣使者以安車束帛徵爲博士祭酒使者迫而致之及至署太子友荷上疏乞還祚許之遣以安車蒲

輪送還張掖東山卒謚曰克德先生

索紱燉煌人太守陰澹命爲西閣祭酒紱辭曰少無山林之操游學京師交結時賢希申鄙藝會中國不靖欲養志終年老亦至矣不求聞達又少不習勤老無吏幹濛汜之年弗敢聞命澹以束帛禮之日致羊酒卒于家

辛謚字叔重少有志尚恬靜不妄交游召拜太子舍人諸王文學累徵不赴劉聰特加中大夫固辭不受石季龍之世不應辟命終于家

楊軻天水人少好易劉曜僭號徵拜太常固辭不赴

石季龍脩玄纁束帛安車徵之以疾辭
鄧粲長沙人也少以高潔著名與南陽劉麟之南郡
劉尚公同志友善並不應州郡辟命荆州刺史卑辭
厚禮請爲別駕粲佳其好賢乃起後以疾乞骸骨
孫畧字文度吳人終日屢空恬然自足辟命皆不就
尚書張國表薦畧公車特徵會卒
范宣少尚隱遁博綜衆書徵辟並不應卒于家
阮裕字思曠成帝時徵侍中不就還剡山後赴成帝
山陵事畢便還諸人相與追之裕亦審時流必當逐
裕疾去至方山不相及劉惔嘆曰我入東山當泊

安石渚下耳不敢復近思曠傍裕在東山久之復徵
散騎嘗侍領園子祭酒俄而復以爲金紫光祿大夫
經年敦逼並無所就
何琦母服闕乃慳然歎曰所以出身仕者非謂有尺
寸之能以效智力實利微祿私展供養一旦煢然無
復恃豈可復以朽鈍之質塵黷清朝哉於是養志
嚮門不交人事司空陸玩太尉桓温並辟命皆不就
詔徵博士又不起簡文帝時爲撫軍欽其名行召爲
參軍固辭以疾公車再徵逼直散騎侍郎散騎嘗侍
不行繇是君子仰德莫能屈也桓温嘗登琦縣界山

喟然嘆曰此南山有人焉何公真止足者也琦善養性老而不衰布褐蔬食終身立精誠於道嘗曰後蜀范長生巖居冗處求道養志李雄欲迎立為君而臣之長生固辭空山遠處並無命晉不取宋王弘之字方平瑯邪臨沂人少孤貧為外祖徵士何準所撫育從叔獻之重之晉安帝隆安中為司徒主簿家貧而性好山水以病歸兄衛尉鎮之安成郡弘之同行家在會稽上虞從兄敬弘為吏部尚書奏徵之為庶子不就太祖即位敬弘為左僕射又陳弘之高行表於初業苦節彰於暮年今內外晏然當脩

太平之化宜招空谷以敦冲退之美又徵為通直散騎嘗侍不就

沈道虔吳興武康人也少仁愛好老易居縣北石山下孫恩亂後饑荒縣令虔肅之迎出縣南廢頭里為立宅臨溪有山水之玩時復還石山精廬與諸孤兄子共釜廩之資因不改節受琴於戴逵王敬弘深貴重之郡州府凡十二命皆不就文帝聞之遣使存問賜錢三百萬米二百斛給賞委供孤兄子嫁娶徵員外散騎侍郎不就

宗炳有孝行植玄殷仲文辟皆不就及高祖平荊州

辟爲主簿不起問其故荅曰栖丘隱谷三十餘年高祖善其對妙善琴書精於言理每遊山林往輒忘歸征西長史王敬弘每從之未嘗不彌日也乃下入廬山就釋惠遠考尋文義兄臧爲南平太守逼與俱還乃於江陵三湖立宅閑居無事高祖召爲大尉參軍不就二兄早卒孤累甚多家貧無以相贍頗營稼穡高祖數致餼賚宋受禪徵爲太子舍人元嘉初又徵庶子並不應好山水愛遠遊西陟荆巫南登衡岳因而結宇衡山欲懷尚平之志有疾還江陵歎曰老疾俱至名山恐難徧遊惟當澄懷觀道因以遊之凡所

遊履皆圖之於室

陶潛字淵明或云字元亮尋陽柴桑人曾祖侃晉大司馬潛少有高趣自彭澤令棄官而歸嘗著五柳先生傳云先生不知何許人不詳姓字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爲號焉閒靜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欣然忘食性嗜酒而家貧不能嘗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羞情去留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嘗著文章自娛頗示已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時人謂之實錄義熙末徵著作郎不就

龔初字孟道武陵漢壽人也父黎民及初並不應徵
辟初風姿端雅容止可觀中書郎范逵見而歎曰此
荆楚仙人也初時或賦詩言不及世事卒
郭希林武昌人也曾祖翻晉世高尚不仕希林少守
家業徵召一無所就卒子蒙亦隱居不仕
宋或之字叔粲少文從父弟也早孤事兄恭謹家貧
攻學雖文義不逮少文而真澹過之徵辟一無所就
元嘉初大使陸子真觀採風俗三詣或之每辭疾不
見告人口我布衣草萊之人少長隴畝何宜枉軒冕
之容子真還表薦之又不就徵卒於家

宋景微太子庶子不就有高名

王曇首太保引少弟也幼有素尚除著作佐郎不就
南齊劉善明少而靜處讀書刺史杜驥聞名候之辭
不相見後刺史劉道隆辟爲從事位至淮南宣城太
守

庾易字幼簡新野人徙居江陵太祖建元初刺史豫
章王辟爲驃騎參軍不就世祖永明三年詔徵太子
舍人不就以文義書樂安西長史袁彖欽其風通書
致遺易以連理機竹翹書格報之明帝建武二年詔
復徵爲司徒主簿不就卒

蔡蒼字休明陳留人清抗不與俗人交李撫謂江斲曰古人稱安貧清白曰夷涅而不緇曰白至如蔡休明者可不謂之清白乎

宗尚之字敬文好山澤宋末刺史武陵王辟為替府豫章王辟為別駕並不就世祖永明中與劉虬同徵為通直郎和帝中興初又徵為諮議並不就壽終

陶季直好學澹於榮利徵召不起時人號曰聘君王延之少而靜默不交人事州辟主簿不就舉秀才北中郎法曹行參軍轉署外兵尚書外兵部司空至

不就

沈儼之字士恭吳郡人徐州刺史辟主簿並徵太子洗馬中書郎不赴

封延伯字仲璉渤海人也有學行不與世人交事寡嫂甚謹州辟主簿舉秀才不就

吳苞字天蓋濮陽人善三禮及老莊鬱林王隆昌元年詔曰處士濮陽吳苞栖志窮谷秉操真固沉情味古白首彌厲徵太學博士以終

辛普明字文達少就關康之受業豫章王嶷為揚州徵為議曹從事不就

徐伯珍字文楚東陽太末人也少孤貧好莊老明道

術太守瑯邪王曇生吳郡張淹並加禮辟伯珍應召便退如此者凡十二焉卒于家

梁沈顛吳興人讀書不爲章句著述不尚浮華獨處一室人罕見其面顛從叔勃貴顯齊世每還吳興賓客填咽顛不至其門勃就見顛送迎不越於閭勃歎息曰吾乃今知貴不如賤俄徵爲南郡王左嘗侍不就永明二年徵著作郎建武二年徵太子舍人永元二年徵通直郎俱不就

庾詵性託夷簡特愛林泉十畝之宅山池居半蔬食弊衣不治產業高祖少與詵善雅推重之及起義署

爲平西府記室參軍詵不屈平生少所遊得河東柳憚欲與之交詵拒而不納後湘東王臨荊州拔爲鎮西府記室參軍不就普通中詔徵中書侍郎勸州縣敦遣又稱疾不就

諸葛瓌世居京口幼事徵士關康之齊建武初南徐州行事江祀薦瓌於明帝曰瓌安貧守道悅禮敦詩未嘗投刺邦宰曳裾府寺如其簡退可以揚清厲俗請辟爲議曹帝許之瓌辭不去後舉秀才不就劉凝之字隱安小名長生南郡枝江人也慕老萊嚴子陵爲人立屋於野外非其力不食辟召一無所就

江綈性靜好老莊玄言尤善佛義不樂進仕
范元琰字伯珪吳郡錢塘人也祖悅之太學博上徵
不至元琰居嘗不出城市獨坐如對嚴賓見之者莫
不改容正色沛國劉瓛深加器異嘗表稱之齊建武
二年始徵爲安北參軍事不赴天監九年縣令管惠
辯上言義行楊州刺史臨川王宏辟命不至
韓懷明上黨人客居荊州呂母憂水漿不入口一旬
既除喪蔬食終身衣衾無改天監初刺史始興王澹
表言之州累辟不就卒于家
陳陸慶吳郡人少好學通通五經天嘉初徵爲通直

散騎侍郎不就永陽王爲吳郡太守聞其名欲與相
見慶固辭以疾時宗人陸榮爲郡五官慶嘗詣焉王
乃徵服往榮所穿壁以觀之王謂榮曰觀陸慶風神
凝峻殆不可測嚴君平鄭子真何以尚茲鄱陽晉安
王俱以記室徵並不就乃築室屏居以禪誦爲事孫
是傳經受業者蓋鮮矣
後魏高燮字秀和小字淳于亦有文才太武每詔徵
辭疾不應嘗譏笑兄兄屈折允官栖泊京邑燮嘗從
容於家

李謚字永和涿郡人少好學博通諸經州再舉秀才

公府二辟並不就惟以琴書爲業有絕世之心謚不飲酒好音律愛樂山水高尚之情長而彌固一遇其賞悠爾忘歸及卒詔謚曰貞靜處士表其門曰文德里曰孝義

劉獻之博陵人門徒數百皆經通士本郡舉孝廉非其好也逼遣之乃應命至京稱疾而還孝文幸中山詔徵典內較書獻之喟然歎曰吾不如莊周散木遠矣一之爲甚其可再乎固以疾辭

張感字崇仁有器業不應州縣之命

遂爲右僕射能違賓客人有譏其靖默不能趣時

若嘗服東方朔之言陸沉世俗避世金馬何必深山蒿蘆之下遂借陸沉公子爲主人擬客難製答客每以自廣後崔暹大會賓客大司馬襄城王元旭時亦在坐論欲命府僚暹指遂曰此人學富才高佳行參軍也旭目之曰豈能就耶遂曰家無蔭弟不敢當此張僧儲歷涉群書工於談說有當世名孝明熙平初徵爲諫議大夫正光五年以國子博士徵之孝昌二年徵爲散騎侍郎並不赴世號爲徵君焉
睦夸趙高邑人高尚不仕寄情丘壑同郡李順願與之交拒而不許少與崔浩爲莫逆之交浩爲司空奏

徵爲郎辭疾不赴州郡逼遣不得已入京都與浩相見經留數日惟飲酒談說平生不及世利浩每欲論屈之竟不能發言其敬憚如此浩後遂投詔書於夸懷亦不開口夸曰桃簡卿已爲司徒何足以此勞國士也吾便於此將別桃簡浩小名也浩慮夸即還時乘一騾更無兼騎浩乃以夸騾內之廐中與相維繫夸遂託鄉人輪租者謬爲御車乃得出關浩知而歎曰畦夸獨行士本不應以小職辱之又使其人杖策復路吾當何辭以謝也時朝法甚峻夸既私還將有私歸之咎浩仍相左右始得無坐經年送夸本騾兼

遺以所乘馬爲書謝之夸更不受其騾馬亦不復書及浩誅爲之素服受鄉人吊唁經一時乃止歎曰崔公既死誰能更容畦夸遂作朋友篇辭義爲時人所稱婦父鉅鹿魏攀當時名達之士未嘗備子聿之禮情同朋好或人謂夸曰吾聞有大才者必居貴仕子何獨在桑榆乎逐著知命論以釋之高和仁少清簡有文才嘗有高尚之志後爲雒州錄事參軍不赴服餌於汲郡白鹿山未幾卒時人悼惜之

北齊祖茂頗有詞情然好酒性率不爲時重太寧中

以經學爲本鄉所薦除給事以疾辭仍不復仕從父
兄班受任寄故令呼茂茂不獲已暫來就之班與官
茂乃逃去

盧懷仁涉學有辭情性恬靖嘗蕭然得閒放之致歷
太尉記室弘農郡守不之任卜居陳留界

後周常夔字敬遠志尚夷簡澹於榮利弱冠被召拜
雍州中從事非其好也遂謝疾去前後十見徵辟皆
不應命號逍遙公

隋張文詡河東人博覽文籍高祖引致天下名儒碩
學之士延之於博士位時文詡游太學其門生多詣

文詡請質疑滯文詡輒博引證據辯說無窮惟其所
擇治書侍御史皇甫誕一時朝彦嘗執弟子之禮適
至南臺遽飾所乘馬就學邀屈文詡每牽馬步進意
在不因人以自致也右僕射蘇威聞名而召之與語
大悅勸令從官文詡意不在仕固辭焉仁壽末學廢
文詡策杖而歸淮園爲業州郡頻舉皆不應命每閑
居從容長歎曰老冉冉而將至恐脩名之不立以如
意擊几皆有處所時人方之閔子騫原憲焉終於家
年四十鄉人爲立碑頌號曰張先生

李士謙字子約趙郡人博覽經籍兼善天文術數齊

吏部尚書辛術召署員外郎趙郡王濬舉德行皆稱
疾不就士開亦重其名將諷朝廷擢為國子祭酒
士謙知而固辭得免隋有天下畢志不仕
武儉雅好墳籍養素丘園州縣屢徵不就
崔廓字士玄博陵安平人博覽書籍多所通涉山東
學者皆宗之既還鄉里不應辟命
唐衛大經者篤學善易口無一言則天降詔徵之辭
疾不起

李元愷者博學然性恭慎口未嘗言鄉人宋璟年少
時師事之及璟作相使人遺元愷束帛將薦舉之皆
拒而不答

白履忠陳留浚儀人也博涉文史嘗隱居千石大梁
城時人號為梁丘子景雲中徵拜較書郎尋弃官而
歸開元十年刑部尚書王志愔薦履忠隱居讀書身
苦守操有古人之風堪代褚無量馬懷素入閣侍讀
十七年國子祭酒楊瑒又表薦履忠堪為學官乃徵
赴京師及至辭以老病不任職

王績絳州龍門人也少與李播呂才為莫逆之交大
業中應孝悌廉潔舉揚州六合縣丞非其所好棄官
還鄉里績河渚中先有田十數頃鄰渚有隱士仲長

子先服食養性績重其真素願與相近乃結盧河渚以琴酒自樂嘗遊北山因爲北山賦以見志又嘗躬耕於東臯故時人號東臯子或經過酒肆動經數日往往題壁作詩多爲好事者諷詠

田佐時潞州人也佐時偉容儀涉獵經史好大言時務德宗建中三年徵爲左拾遺集賢院直學士黜陟使裴洎言上薦故拜官宰相張鎰以爲徵命稍輕請加恩禮復有詔褒美賜絹百疋粟百石仍令州縣長吏就家以禮徵聘竟不起貞元元年八月以佐時爲諫議大夫佐時隱居於潞州懷道高尚觀察使李抱真數薦之自拾遺至諫議皆不起

楊播少隱居至德中賜號玄靖先生寶應初授諫議大夫致仕

鄭珣瑜字元伯鄭州滎澤人喪父遭安祿山之亂躬耕陸渾山下以養母及撫弟妹未嘗干擾州里轉運使劉晏連奏爲寧陵宋城二縣尉皆不起山南節度使張獻誠奏爲梁州南鄭丞亦謝不就

韋楚京兆尹常長之兄文宗太和八年以楚爲左拾遺內供奉竟以自樂閒澹不起

晉崔綸椀之兄也有隱德好釋氏閒居滑州嘗欲訪

人於白馬津比及臨岸歎曰波勢洶湧如此安可濟乎乃止後徵授左拾遺辭疾不赴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總錄部 三十

博識

夫好古博雅多識前言斯可以謂之君子矣三代而下蓋不乏其人焉至乃明休咎之庶徵達典經之格訓究鬼神幽曠練方策之故實識官族之源派詳地志之本末隨問能辯比撞鐘之善應發機迎解同

炙輶之無滯非夫強學以立志多聞而求益聰明博達性理冲奧者其孰能與於此乎

周惠王內史過為中大夫十五年有神降于莘降下也言

自上而下有聲象以接人也幸號地王問於內史過過其名寧爵祿廢置及策命諸侯卿

夫曰是何故固有之乎故事對曰有之國將興其君

齊明衷正齊一衷中精潔惠和其德足以昭其馨香惠愛也馨

香芳馨之并聞者也其惠足以同其民人同神饗而民聽民神

無怨故明神降之觀其政德而均布福焉國之將亡

其君貪冒辟邪冒抵淫失荒怠靡穢暴虐其政腥臊

馨香不登腥臊臭惡登上也芳馨不上聞于神神不饗也傳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其刑

矯誣以詐用法曰矯加誅庶罪曰誣也百姓攜貳攜離貳明神弗蠲蠲

而民有遠志欲叛也民神怨痛無所依懷故神亦往焉

觀其苛慝而降之禍是以或見神以興亦或以亡昔

夏之興也融降于崇山融祝融崇高山夏在陽城崇高所也其亡也

回祿信于聆隧回祿火神再宿為信聆隧地名商之興也構杌次於

丕山構杌鯨也過信曰次丕大山在河東及其亡也夷羊在牧夷羊神獸牧商

野周之興也鸞鷲鳴於岐山鸞鷲鳳之别名詩云鳳凰鳴矣于彼高岡其在

岐山岐山一其衰也杜伯射王於郟郟京也杜國伯爵陶唐氏之後周春秋曰

宣王殺杜伯不辜後三年宣王會諸侯田于囿日中

杜伯起於道左衣朱冠操朱弓矢射宣王中心折脊

而死是皆明神之志者也志記謂記錄在史籍者王曰今是何

神也對曰昔昭王娶於房曰房后昭王瑕周成王之孫康王之子房國

也名實有爽德協於丹朱丹朱爽肅協和也丹朱堯子也丹朱憑身以儀

之生穆王焉憑依也儀匹也詩云實惟我儀言房后之行有似丹朱丹朱憑依其身而匹偶

王焉實炤臨周之子孫而禍福之繇是觀之其丹

朱乎王曰其誰受之對曰在號土言神在號臣聞之

道而得神是謂逢福逢潘而得神是謂貪福以貪取福今

號少荒其亡乎王曰吾其若之何對曰使太宰以祝

史帥狸姓奉犧牲粢盛玉帛往獻焉太宰太卿掌祭祀之式玉幣之

事祝太祝掌祈福祥史太史掌次序位狸姓丹朱之後神不設非類故帥以往也純色曰犧無有

祈也勿有求禮之而已也王曰號其幾何對曰昔堯臨民以五

五年一繇是觀之不過五年王使太宰周公帥巴父帥

傅氏及祝史傅氏狸姓也奉犧牲玉鬯往獻焉玉鬯

之主長尺二寸寸有贊從太宰往內過史過從至號史不祭祝至

以其賢使聽之號公亦使祝史請土焉祝史號之祝內史過

歸告王曰號必亡矣不禋於神而求福焉禋必禍之

潔祝日禋不親於民而求用焉民必違之用其財力精意以享

禮也享慈保庶民親也慈愛今號公動匱百姓以逞

其違逞快離民怒神而求利焉不亦難乎求利謂十

九年晉取號左傳魯莊三十二年秋七月有神降于

國之將與明神降之監其德也將亡神又降之觀其惡也故有得神以興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王

曰若之何對曰以其物享焉其至之日亦其物也王從之內史過往聞號請命反曰號必亡矣虐而聽於神神居莘六月號公使祝應宗區史囂享焉神賜之士田史囂曰號其亡乎吾聞之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神聰明正直而一者也依人而行號多涼德其何土之能得

士弱晉大夫也魯襄公九年宋災樂喜為政知有火

災素戒為備晉侯問於士弱弱士淫濁之子莊子也曰吾聞之

宋災於是乎知有天道何故問宋何故自知天道將災對曰古之

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火以出內火是故味為鶉火

心為大火謂火正之官配食于火星建辰之月鶉火星昏在南方則令民放火建戌之月大火

星伏在日下夜不得見陶唐氏之火正闕伯居商丘

陶唐堯有天下號闕伯高辛氏之子傳曰遷闕伯于商丘至辰辰大火也地今為宋星然則商丘在宋也

祀大火而火紀時焉謂出內火時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

相土契孫商之祖也始代闕伯之後居商丘祀大小商人闕其禍敗之釁必始

於火是以日知其有天道也闕猶數也商人數所更歷嘗多火災宋是殷商

之後故知天道之災必火公曰可必乎對曰在道國亂無象不可

知也言國無道則災變亦殊故不可必知

子產鄭大夫也魯昭公元年六月晉平公有疾鄭伯

使公孫僑如晉聘且問疾叔向問焉曰寡君之疾病

卜人曰實沈臺駘為祟史莫之知敢問此何神也子

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闕伯季曰實沈高辛帝嚳居

于曠林不相能也曠林地名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尋用也后

帝不臧后帝堯也遷闕伯于商丘商丘宋地王

祀辰星辰大也商人是因故辰為商星商人易先相土封商丘

實沈于大夏大夏今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唐人

若劉累之等累遷其季世曰唐叔虞唐人之季世

武王邑姜方震大叔邑姜武王后齊大公之女懷

帝謂也余命而子曰虞帝天取唐將與之唐屬諸參

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

成王滅唐而封大叔焉故參為晉星叔虞封唐繇是

觀之則實沈參神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為玄冥

師生允格臺駘金天氏帝少皞裔遠也玄臺駘能業

其官纂昧宣汾洺宣猶通也汾障大澤障障以處太

原太原晉陽也帝用嘉之封諸汾川帝顓沈姒蓐黃

實守其祀四國臺今晉主汾而滅之矣滅四繇是觀

之則臺駘汾神也抑此二者不及君身山川之神則

水旱疫癘之災於是乎禳之有水旱之災則禳祭山

四日祭祭為禳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

時於是乎禳之星辰之神若君身則亦出入飲食哀

樂之事也山川星辰之神又何為焉言實沈臺駘七

年三月子產聘于晉晉侯有疾韓宣子逆客私焉私

也曰寡君寢疾于今三月矣竝走羣望晉所望祀山

川皆走往祀

禮有加而無瘳今夢黃熊入於寢門其何厲鬼也對

日以君之明子為大政其何厲之有昔堯殛鯀于羽

山羽山在東海其神化為黃熊以入于羽淵實為夏

郊三代祀之鯀禹父夏家郊祭之厲殷周二晉為盟

主其或者未之祀乎言周衰昔為盟主韓子祀夏郊

祀也晉侯有問問差鄭伯既殺伯有是後鄭人相驚

以伯有曰伯有至矣則皆走不知所往言其或夢伯

有介而行也介甲曰壬子余將殺帶也駟帶助子哲殺

三月明年壬寅余又將殺段也公孫段豐比黨壬寅

及壬子駟帶卒國人益懼齊燕平之月此年正月二十八日壬寅公

孫段卒國人愈懼其明月子產立公孫洩及良止以

撫之乃止公孫洩子孔之子也襄十九年鄭殺子孔

子大叔問其故子產曰鬼有所歸乃不為厲吾為之

歸也大叔曰公孫洩何為子孔不為厲問子產曰說

也為身無義而圖說伯有無義以鬼故立之恐惑民

之後者以從政有所反之以取媚也民不可使知之

道以求不信說而後不信民不從也及子產適

晉趙景子問焉景子晉中曰伯有猶能為鬼乎子產

曰能人生始化曰魄魄形既生魄陽曰魂陽神用物

精多則魂魄強物權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神明也

六

夫匹婦強死其魂魄猶能馮依於人以爲淫厲強死不病

也人謂匹夫匹婦賤身况良霄我先君穆公之胄子良之孫子

耳之子敝邑之卿從政三世矣鄭雖無腆腆厚也抑諺

曰蕞爾國蕞小貌而三世執其政柄其用物也弘矣其

取精也多矣其族又大所馮厚矣良霄魂魄所馮者貴重而強

死能爲鬼不亦宜乎傳言子產之博物

申豐魯大夫也昭公四年大雨雹季武子問於申豐

曰雹可禦乎禦止也對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爲災

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陸道也謂夏十二日在虛危水堅而藏之西陸

朝覲而出之謂夏二日在昴畢蟄蟲出而用水春分之中奎星朝見東方其藏冰

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於是乎取之沍閉也必取道陰之水所以道

達其氣寒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

之言不獨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黑牡黑牲也秬黍

也司寒玄冥北方之神故物其出之也挑弧棘矢以

除其灾挑弓棘箭所以立除凶邪將御至尊也其出入也時食肉之祿

米皆與焉食肉之祿謂在朝廷治其職事就官食者大夫命婦喪浴用冰

命婦大祭寒而藏之享司寒獻羔而啓之謂二月春分獻羔祭韭始

開冰公先用之火出而畢賦人星昏見東方謂三月四月注

自命夫命婦至於老疾無不受冰老致仕在家者山人取之

縣人傳之山人虞官縣人遂屬輿人納之隸人藏之輿隸皆賤官夫

冰以風壯水因風而以風出順春風其藏之也周

也其用之也偏以老則冬無愆陽愆過也夏無伏陰

伏陰謂春無凄風也凄涼秋無苦雨霖雨為人雷出不

震震也無蓄霜電癘疾不降癘疫民不天札短死為

札今藏川池之水棄而不用既不藏深山窮谷之水

之風不越而殺雷不發而震越散也言陰陽電之為

蓄誰能禦之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也

郊子來朝魯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各官

何故也少皞金天氏黃帝之子也姓郊子曰吾祖也

我知之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為雲師而雲名黃帝

氏姬姓之祖也黃帝受命有雲瑞故以雲紀事炎帝

百官師長皆以雲為名號縉雲氏蓋其一官也

氏以火紀故為火師而火名炎帝神農氏姜姓之祖

名百共工氏以水紀故為水師而水名共工以諸侯

在神農前大皞後亦大皞氏以龍紀故為龍師而龍

名大皞伏羲氏風姓之祖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

鳥適至故紀於鳥為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

知天時故以玄鳥氏司分者也玄鳥燕也以春伯趙

氏司至者也伯趙伯勞也以青鳥氏司啓者也青鳥青鳥

也以立春丹鳥氏司閉者也丹鳥丹鳥鸞雉也以立秋來

鳴立夏止四鳥皆歷祝鳩氏司徒也祝鳩雉鳩也性孝雉鳩氏

正之屬官正之屬官祝鳩氏司徒也故為司徒主教民雉鳩氏

司馬也

鳴鳩王鳩也摯而有別故為司馬主法制

鳴鳩氏司空也

鳴鳩氏司寇也

鳩平均故為

爽鳩氏司寇也

爽鳩鷹也猛鷲故為司寇主賊盜

鶡鳩

氏司事也

鶡鳩鶡鶡也春來冬去故為司事

五鳩鳩民者也

鳩聚也治民生

聚故以

五雉為五工正

五雉雉有五種西方曰鷩雉東方曰鷩雉南方曰翟雉北方曰鷩雉

方曰鷩雉伊維

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

夷平也

為九農正

扈有九種也春扈鷩鷩夏扈鷩鷩秋扈鷩鷩冬扈鷩鷩黃棘扈鷩鷩丹行扈鷩鷩宵扈鷩鷩

噴桑扈竊時老扈竊鷩以九扈為九農之號各隴其宜以教民事

扈民無滯者也

也止民使

自顛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為民師

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

顛頊氏代德不能致遠而以民事命官

仲尼

聞之見於郊子而學之

於是仲尼年二十八

既而告人曰吾聞

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

失官官不修其職也傳言聖人無嘗師

昭子魯大夫也昭公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

之祀史請所用幣

禮正陽之日日食當用幣於社故請之

昭子曰日有

食之天子不舉

不舉盛

伐鼓於社

責辜陰

諸侯用幣於社

請上伐鼓於朝

過自責

禮也平子禦之

禦禁也

曰止惟正

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用幣禮也其

餘則否太史曰在此月也

正月謂建巳正陽之月也於周為六月於夏為四月

慝隱氣也四月純陽用事陰氣未動而浸陽災重故

有伐鼓用幣之禮也平子以為六月非正月故太史

過春分而求夏至

三辰有災

三辰日月星也

日月相侵又犯氏

於是乎百官降物

降物素服

君不舉辟

移時

辟正寢過日食時

樂奏鼓

伐鼓

祝用幣

於社

史用辭

以自辭

責

故夏書曰辰不集于房

逸書也禁安也房舍也日月不安其舍測食

警

奏鼓

師 諸樂

嗇夫馳庶人走

車馬曰馳步曰走為救食備也

此月朔之

謂也當夏四月是謂孟夏

言此六月當夏家之四月

平子弗從昭

子退曰夫子將有異志不君君矣

安君之灾故曰有異志

游吉字太叔鄭大夫也魯昭公二十五年諸侯會于

黃父太叔見趙簡子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禮馬對曰

是儀也非禮也簡子曰敢問何謂禮對曰吉也聞諸

先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

經者道之嘗

地之義也

義者

刑之 民之行也

行者人所履

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

之明

日月星辰天之明也

因地之性

高下剛柔地之性也

生其六氣

謂陰陽風

雨晦

用其五行

金木水火土

氣為五味

酸鹹辛苦甘

發為五色

青黃赤白黑發見也

章為五聲

宮商角徵羽

淫則昏亂民失其性

滋味

聲色過是故為禮以奉之

制禮以奉其性

為六畜

馬牛豕

牲

五犧

祭天地宗廟三者謂之犧

以奉五味為九文

謂山龍華

蟲藻火粉米黼黻也華若草華藻水草大畫火粉米若自米黼若斧黻若兩已相屬傳曰火龍黼黻昭其

文六采

畫繪之事雜用天地四方之色青與白赤與黑玄與黃皆相次謂之六色

五章以

奉五色

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

奉成五色之用

為九歌八風七音六律以奉五聲

解見二

君臣上下以則地義

君臣有尊卑法地有高下

為夫婦外內以經

二物夫治外婦治內各治其物為公子兄弟姑姊甥舅昏媾姻亞

以象天明六親和睦以事嚴父若衆星之共辰極也妻父曰昏重昏曰媾婿父曰姻兩媾相謂

曰為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在君為政在臣為事在君功曰庸治功曰

九行其德教務其時要禮之本也為刑罰威獄使民畏忌以類其震

曜殺戮雷震電耀天聖之威也人作刑獄以類象之為溫慈惠和以效天

之生殖長育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于六氣此六者皆稟陰

陽風雨晦明之氣是故審則立類以制六志為禮以制好惡喜怒哀樂六志

節不哀有哭泣樂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戰鬪喜生

於好怒生於惡是故審行信令禍福賞罰以制死生

生好物也死惡物也好物樂也惡物哀也哀樂不失

乃能協于天地之性是以長久協和也簡子曰甚哉禮

之大也對曰禮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經緯錯居以相成者

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故人之能自曲直以

赴禮者謂之成人不亦宜乎曲直以弼其性簡子曰鞅也請

終身守此言也鞅能守此言故終免於晉陽之難

觀射父楚大夫也昭王問昭王楚平王之子昭王熊軫也曰周書所

謂重黎實使天地不通者何也周書穆王之相甫侯所作呂刑也重

黎顛頊之臣呂刑曰乃命重黎絕地天通謂少皞之

萬民臣雜踈不可方物顛頊受之命南正重司天以

屬神火正黎司地以屬民若重黎不若無然民能登天乎

絕天地民豈能上天也對曰非此之謂也古者民神不雜雜會與司

民司神之官各異 民之精爽不攜貳者而又能齊肅衷正明

肅敬衷中也 其知能上下比義 其聖能光遠宣

朗 聖通 其明能光炤之其聰能聽徹之 如是則明

神降之 降 在男曰覲在女曰巫 禮見鬼者周 是使制

神之處位次主 處居也位祭位次 而為之牲器時服

牲性之毛色小大也器所當 而後使先聖之後之有

光烈 而能知山川之號 高祖之主 宗廟

之事昭穆之世 父昭子穆先後之次春 禮節之宜威

儀之則忠信之質 誠 禮潔之服 日 禮 而敬恭明神者

以為之祝 祝大祝 使名姓之後能知四時之生 名姓 謂舊

族若伯夷炎帝之後為堯 犧牲之物玉帛之類五服

秋宗也生嘉穀並卯之屬 之空彝器之量 次主之度 屏攝之

位 周氏云屏弁也弁攝主人之位昭謂屏屏鳳攝形 而心率舊

壇場之所 降地 上下之神氏姓之出 出也 而心率舊

典者為之宗 宗太宗伯掌 於是乎有天地神明類物

之官是謂五官 類物謂別善 各司其序不相亂也禍

災不至所求不匱及少皞之衰也九黎亂 少皞黃帝 之

九黎民 民神雜糅不可方物 同位故雜糅方 夫人作

享家為巫史 夫人人人享祀也巫主接神 無有要質

質 民匱于祀而不知其福 言民因匱於祭 神狎民則

誠 民匱于祀而不知其福 言民因匱於祭 神狎民則

誠 民匱于祀而不知其福 言民因匱於祭 神狎民則

不蠲其為

狎習則法蠲潔也其為所為也

嘉生不降無物以享禍災

薦臻莫盡其氣

薦重臻至氣壽命之氣也

顛頊受之

少皞氏沒顛頊氏作受承

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

南陽位正長也所以會羣神使各有分

序不相干亂周禮則宗伯掌祭祀

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

火當為地

徒掌土地人民

使復舊嘗無相侵瀆

犯是謂絕地

天通神地民與天

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

其後高辛氏之季年

三苗九黎之後高辛氏衰三苗為亂行其凶德如九黎之為堯典而誅

堯復育重黎之

后使復典之

長育也堯繼高辛氏平三苗之亂紹以育也重黎之后典天地之官羲和氏

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叙天地而別其分至者也

叙

分位

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後也當宣王時失其官守

為司馬氏

程國伯魯休父名也失官守謂失天地之官而以諸侯為大司馬詩曰王謂尹氏命

程伯休父是也

寵神其祖以取威於民曰重實上天黎實下

地寵尊也言休父之后世尊神其祖以威耀其民言重能舉上天黎能抑下地令相遠故不復通遭

世之亂而莫之能禦也

亂謂幽王以下禦止也

不然夫天地成

而不變

言天地射成不復變改也

何比之有

不相比近又楚子期祀平

王子期楚平王之子結也

祭以牛俎於王致牛俎於昭王

問於觀射父曰祀牲何及

王感俎肉而問牲用所及

對曰祀加于

舉加增也舉人君翔望之盛饌

天子舉以太牢祀以會

太牢牛羊豕

太牢舉四

諸侯舉以特牛祀以太牢

特一卿舉以少牢

祀以特牛

少牢羊豕

大夫舉以特牲祀以少牢

特豕士食

魚炙祀以特牲庶人食采祀以魚上下有序民則不

慢王曰其小大何如對曰郊禘不過繭栗角如繭栗郊禘祭天

烝嘗不過把握把握長不出狀王曰何其小也對曰夫神以

精明臨民者也故求備物不求豐大備物體具而精潔者是以

先王之祀也以一純二精一純心純一明潔三牲四

時五色六律七事八種七事天地民四時之務八種八音九祭十日

十二辰以致之九祭九州助祭也十日甲至癸也十二辰子至亥也擇其吉日令辰以致

也百姓千品萬官億醜兆民經入咳數以奉之百姓百官

神官受氏姓也千品姓有微品十為千品五物之官陪

屬萬為萬官官有十醜天子之田九咳以食兆民王

取經入以食萬官毛以示物物色血以告殺明不接誠接取以

獻具為齊敬也接誠於神扶毛取血獻其備物也齊潔也詩云執其鸞方以啓其毛取其

血敬不可久民力不堪故齊肅以承之肅疾承奉王曰芻

豢幾何草養曰芻穀養曰豢對曰遠不過三月近不過浹日遠謂

三牲近謂鷄鶩王曰祀不可以已乎已止對曰祀所以

昭孝息民昭孝養使民蕃息撫國家定百姓也不可以已夫

民氣縱則底氣志氣縱放底者也底則滯滯久不振滯廢震懼也言無祭

祀則民無所畏忌無所畏忌則志放志放則逐廢滯難復恐懼也生乃不殖生人物也殖長

也不長神是用不從不從上令其生不殖不可以封國封國是

以古者先王日祭月享時類歲祀以事類日祭祖考月薦於魯高時類

及二祧歲諸侯舍日有月卿大夫舍月有時士庶人

祀於增壇有月享有月卿大夫舍月有時士庶人

舍時

歲乃祭也

天子備祀羣神品物

品物謂若人蜡所者祭猶虎昆蟲之類

諸侯祀天地三辰及其土之山川

三辰日月星祀天地謂二王後非二

王後祭分野星山川而已

鄉大夫祀其禮

禮謂五祀及祖所自出

士庶人不

過其祖

祖王父

日月會于龍箠

龍尾謂周十二月夏十月也日月合辰於尾

上月令孟冬在尾

土氣含收

含收收縮萬物含藏

天明昌作

昌盛作起也謂天氣

上也月純坤用事

百嘉備舍

嘉善也時物畢成舍入空

群神頻行

頻並也並行欲

求國於是乎烝嘗家於是乎嘗祀

烝冬祭嘗百物也月令孟冬太飲烝

傳曰開蟄而烝

百姓夫婦擇其令辰

十一辰

奉其犧牲敬其齊

盛潔其糞除慎其黍服禮其酒醴師其子姓

禮潔也子衆子

姓同姓也從其時享虔其祝宗

宗主祭禮祝主祀祈

道其順辭以昭

祀其先祖肅肅濟濟如或臨之於是乎合其州鄉朋

友婚姻比爾兄弟親戚

合會比親也

於是乎弭其百苛彌

其讒慝

弭止苛姦彌覆也止覆謂解怨除恨

合其嘉好結其親暱

合結謂於

此更申固之

億其上下以申固其姓上所以教民虔也下

所以昭事上也天子禘郊之事必自射其牲

牲王后

必自春其粢

粢器實也

諸侯宗廟之事必自射牛刲羊擊

豕

刲刺擊殺

夫人必自春其盛

在器曰盛上言粢下言盛互其文

况其下

之人其誰敢不戰戰兢兢以事百神天子親春禘郊

之盛

師后春之

王后親繆其服

服祭服祭義夫人繆三盆則王后共一盆與周語王

耕一發班三之

自公以下至於庶人其誰敢不齊肅恭敬致

力神民所以攝固者也若之何其舍之也如何王曰

所謂一純二精七事者何也對曰聖王正端冕以

其不違心帥其群臣精物以臨享祀無有慝於神者

謂之一純端玄端之服冕大冠監視也不王帛為二

精明潔天地民及四時之務為七事王曰三事者何

也對曰天事武乾稱剛地事文地質柔順故文民事

忠信以忠信王曰所謂百姓千品萬官億醜兆民經

入咳數者何也對曰民之微官百微達也自以名達

王公之子第之質能言能聽徹其官者質有賢質也

官職而物賜之姓以監其官是為百姓物事也以功

存世功則有官族若姓有微品十於王謂之千品謂

司馬太史之屬是官之職其寮屬徹於王者有一五物之官陪屬萬為萬

十品百官故有千品十之五物謂天地神民類物之官也臣之臣為陪謂官

有陪貳相佐助復有十等千品故萬官也矣有十醜為億醜醜類也以十醜承萬為十萬十天子

之田九咳以食兆民九咳九州之內有咳數也食兆

王取經入焉以食萬官經嘗嘗

晏子名嬰為齊大夫景公舉兵將伐宋師過泰山公

夢見二大夫立而怒其怒甚盛公恐覺辟門召占夢

者占夢者至公曰今夕吾夢二大夫立而怒不知其

所言其怒甚盛吾猶識見其狀識其聲占夢者曰師

冊府元龜 總錄部

卷之七百八 十六

過泰山而不用事故泰山之神怒諸召祝史祠乎泰山則可公曰諾明日晏子朝見公告之如占夢之言也公曰占夢之言曰師過泰山而不用事故泰山之神怒今欲使人召祝史晏子俯有間對曰占夢者不識也此非泰山之神也是宋之先湯與伊尹也公疑以爲泰山神晏子曰公疑之則嬰請言湯伊尹之貌湯質皙以長顏以髯兌上豐下倨身而揚聲公曰然是已伊尹黑而短蓬而髯豐上而兌下僂身而下聲公曰然是已今若何晏子曰夫湯太甲武丁祖乙天下之盛君也不宜無後今惟宋爾矣而公伐之故湯

伊尹怒請散師平乎宋景公不用終伐宋晏曰公伐無罪之國以怒明神不易行以續蓄進師以近過非嬰之所知也師若果進軍必有殃軍進舍鼓毀將殖公乃辭乎晏子散師不果伐宋

魏管輅見平原太守劉劭劭曰此郡官舍連有變惟使人恐怖其理何繇輅曰或因漢末之亂兵馬擾攘軍尸流血汙染丘山故因昏夕多有怪形也明府道德高妙自天祐之願安百祿以光休寵

晉東晉爲尚書郎武帝嘗問摯虞三月曲水之事虞對曰漢章帝時平原徐肇以三月初生三女至二月

俱亡村人以為怪乃招攜之水濱洗被遂因水以泚
 觴其義起此帝曰必如所談便非好事哲進曰虞小
 生不足以知臣請言之昔周公城雒邑因流水以泚
 酒故逸詩云羽觴隨波又秦昭王以三日置酒河曲
 見金人奉水心之劍曰令君制有西夏乃霸諸侯因
 此立為曲水二漢相緣皆為盛集帝大悅賜帑金五
 十斤宋沈約案周禮女巫掌歲時祓除豐浴如今三
 月上巳如水上之類也豐浴謂以香薰草藥沃
 浴也韓詩曰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溱洧兩水之上
 招魂續鬼乘蘭草祓不祥此則其來甚久非起郭虞
 之遺風今世之度水也月令暮春天子始乘舟祭
 章句曰陽氣和暖蒲魚時至將取以薦寢廟故因是
 乘舟浮於名川也論語暮春浴乎沂自上也下古有
 此禮今三月上巳祓於水濱蒸出此也邕之言然張

衡南都賦祓於陽濱又是也或用秋漢書八月祓於
霸上劉楨魯都賦素秋二七天漢射鴨人胥祓除國
 子水嬉又是用七月十四日也
 自魏以後但用三日不以巳也

潘京為武陵王簿太守趙廡問京曰貴郡何以名武
 陵京曰鄙郡本名義陵在辰陽縣界與夷相接數為
 所攻光武時移東山遂得全完共議易號傳曰止戈
 為武詩稱高平曰陵於是改名焉
 南齊崔慰祖好學聚書至萬卷為始安王記室建武
 中詔舉士從兄惠景舉慰祖及平原劉孝標並碩學
 帝欲試以百里慰祖辭不就國子祭酒沈約吏部郎
 謝朓嘗於吏部省中賓友俱集各問慰祖地里中所

不悉十餘事慰祖口吃無華辭而酬據精悉一坐稱服之眺難曰假使班馬復生無以過此

梁范雲字彥能齊建元初竟陵王子良為會稽太守雲始隨王王未之知也會游秦望使人視刻石文時莫能識雲獨誦之王悅自是寵冠府朝王為丹陽尹召為主簿深相親任時進見齊高帝值有獻白鳥者帝問此為何瑞雲位卑最後荅曰臣聞王者敬宗廟則白鳥至時謁廟始畢帝曰卿言是也感應之理一至此乎

王儉東海人以博學見知齊尚書令王儉嘗集才學

之士總較虛實顛物隸之謂之隸事隸事自此始也儉嘗使賓客隸事多者賞之事皆窮惟廬江何憲為勝乃賞以五花簾白團扇坐簾執扇容氣甚自得擗後至儉以所隸示之曰卿能奪之乎擗操筆便成文章既與辭亦華美舉坐擊掌擗乃命左右抽憲簾手自製衣取扇登車而去儉笑曰所謂大力者負之而趨擗歷尚書左丞竟陵王子良較試諸學士惟擗問無不對永明中天忽黃色炤地眾莫能解擗云是榮光世祖大悅

裴子野為著作舍人時西北遠邊有白題及滑國遣

使繇岷山道入貢此二國歷伐弗賓莫知所出子野曰漢穎陰侯斬白題將一人服虔注云白題胡名也又定遠侯擊虜入滑此其後乎時人服其博識

樂藹爲御史中丞時長沙宣武王將葬而車府忽於庫失油絡欲推王者藹曰昔晉武庫火張華以爲積油萬石必然今庫若有灰非吏罪也旣而簡之果有積灰

劉杳在天監初爲太常博士任昉坐有人餉昉問稜酒而作稜字昉問杳此字是不杳對曰葛洪字苑作木旁稜昉又曰酒有千日醉當是虛言杳云桂陽程

鄉有千里酒飲之至家而醉亦其例也昉大驚曰吾自當遺忘實不億杳云出楊元鳳所撰置郡事元鳳是魏代人此書仍載其賦云三重五品商溪揆里昉卽簡桂陽記言皆不差王僧孺被勅撰姓譜訪杳血脈所因杳云桓談新論云太史三世表旁行邪上竝效周諧以此而推當起周代僧孺歎曰可謂得所未聞周捨又問杳尚書官着紫符相傳云挈囊竟何所出杳荅曰張安世傳曰橐筆事孝武皇帝數十年韋昭張晏注竝云囊也近臣簪筆以待顧問范岫撰字書音訓又訪杳焉其博識皆此類也

范岫爲太子家令博涉多通尤悉魏晉以來凶吉故事沈約嘗稱曰范公好事該博胡廣無以加南鄉范雲謂人曰諸君進止威儀當問范長頭以岫多識前代舊事也

上僧孺爲安成王叅軍事鎮中右記室叅軍僧孺多識古事侍郎全元起欲注素問訪以砭石僧孺荅曰台人當以石爲針必不用鐵說文有此砭字許慎云以石刺病也東山經高氏之山多針石郭璞云可以爲砭針春秋美疾不如惡石服子慎注云石砭石也李世無復佳石故以鐵代之耳

張綰字孝卿少與兄纘齊名湘東王繹嘗策之百事綰對闕其六號爲六百公位負外散騎侍郎

北齊魏收初仕後魏爲中書侍郎孝武嘗宴百寮問何名人日皆莫知收對曰晉議郎董勳答問稱俗云正月一日爲雞二日爲狗三日爲猪四日爲羊五日爲牛六日爲馬七日爲人時邢邵在側甚惡焉

隋王邵爲太子舍人待詔文林館時祖孝徵魏收楊休之等嘗論古事有所遺忘計閱不能得因呼邵問之邵具論所出取書驗之一無舛誤自是大爲時人所許稱其博物

唐李守素爲文學館學士天策府舍曹叅軍尤工譜學自晉宋已降四海士流及諸勳貴萃戎闕莫不詳究當時號爲行譜嘗與虞世南共談人物言江左山東世南猶相酬對及言北地諸侯次第如流皆有援證世南但撫掌而笑不復能答歎曰行譜可畏許敬宗因謂世南曰李倉曹以善談人物乃得此名雖爲善事然非雅目公旣言成准的宜當有以改之世南曰昔任彥昇善談經籍梁代稱爲五經笥今日倉曹爲人物志可矣

李百藥字童規隋內史令安平公德林子也七歲解

屬文父交齊中書舍人陸父馬元熙嘗造德林讌集有讀徐陸交者云旣取成周之禾將刈瑯琊之稻竝不知其事百藥時侍立進曰傳稱鄙人籍稻杜預注云鄙國在琅琊南陽父等大驚異之

虞世南爲秘書監時隴右山推大蛇屢見山東及江淮多大水太宗以問世南對曰春秋時山推晉侯召伯宗而問焉對曰國主山川故山推川竭君爲之不舉降服乘縵微樂出次祀幣以禮焉梁山晉所主也晉侯從之故得無害漢文帝元年齊楚地二十九山同日摧水出令郡國無來貢獻施惠於天下遠近觀

治亦不爲災後漢靈帝時青蛇見御坐晉惠帝時太
蛇長三百步見齊地經市入廟案蛇宐在草野而入
市朝所以可謂怪耳今蛇見山澤蓋深山大澤必有
龍蛇亦不足怪也又山東足雨雖則其嘗然陰淫過
久恐有冤獄宐省繫囚庶幾或當天意且妖不勝德
惟修德可以銷變太宗以爲然因遣使者賑恤饑饉
申理獄訟多所原宥星孛于虛危歷于氏百餘日乃
滅太宗謂群臣曰天見彗星是何妖也世南曰昔者
齊景公時有彗星見公問晏嬰對曰公穿池沼畏不
深起臺榭畏不高行刑罰畏不重是以天見彗星爲

公誠耳景公懼而修德後十六日而星沒臣聞天時
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若德義不修雖獲麟鳳終
是無補但政事無闕雖有災異何損於時然願陛下
勿以功高古人而自矜伐勿以太平漸久而自驕怠
慎終如始彗星雖見未足爲憂

楮遂良爲諫議大夫貞觀十七年四月有雉飛集東
宮顯德殿前太宗問群臣曰頃來頻有雉集是何祥
也遂良曰昔秦文公時有童子化爲雉雌者鳴於陳
倉雄者鳴於南陽童子言曰得雄者王得雌者霸文
公遂以爲寶鷄祠漢光武得雄遂起南陽而有四海

陛下舊封秦王故雄雉見於秦地既古來將爲祥貺所以彰表明德太宗曰立身之道不可無學遂良所

許敬宗爲侍中監修國史高宗因於古長安城游覽問侍臣曰朕觀古城舊基官室似與百姓雜居自秦漢以來幾代都此敬宗對曰秦都咸陽郭邑連跨渭水故云渭水貫都以象天河至漢惠帝始築此城其後符堅姚萇後周竝都之帝又問昆明池是漢武帝何年中開鑿敬宗對曰武帝遣使通西南夷而爲昆明滇池所閉欲伐昆明國故因鎬之舊澤以穿此池

用習水戰元狩三年事也帝因令敬宗與弘文學士具簡秦漢已來歷代官室處所以奏其年代麟德三年十一月封禪至濮陽寶德玄騎而從許敬宗在後帝問德玄曰濮陽爽凱信良邑也古謂之帝丘何也德玄不能對敬宗策馬而前曰臣能知之昔者帝顓頊實居此地以王天下其後夏后居之爲寒浞所滅后相方娠逃自出竇在此也其後昆吾氏因之而爲夏伯昆吾旣衰殷湯滅之尚頌曰韋顧旣伐昆吾夏桀是也至春秋時衛成公自楚丘徙居之左傳稱相奪予享以都奪其地故也旣而顓頊所居故謂之帝

丘爰在漢晉隸于東郡臣聞古之德者感六四土失道則喪其封疆自古名都美邑者不一如人有國有家不可不慎也帝曰書稱浮于濟潔今之濟水與濟源斷絕不相屬何故然也對曰禹貢道沅水東流爲濟入于河卽今自濟源至溫而入河是也其水自此潛流地下過河而南浸出爲滎澤又復潛流至曹濮之間散出平地漸合而東流自南注之卽所謂沃爲滎東出于陶丘北又東會于汶是也古者五行皆有官守水官不失其職能辨其味與色潛流復出合而更分皆能識之尚書所載與今同矣帝曰天下洪流巨

谷多不載於祀典濟水微細而稱四瀆何也對曰臣按爾雅瀆者獨也言不因餘水獨能赴海故也且天有五星運而爲四時地有五嶽流而爲四瀆人有五事用而爲四支五陽數也四陰數也有奇有偶有陰有陽陽者光曜陰者晦昧故辰星隱伏而難見濟水潛流而屢絕狀雖微細其實尊也上稱善敬宗退而告人曰大臣不可無學吾向見德玄不能對心實羞之德玄聞之曰人各有能不能善守其拙不强其所不知吾所能也李勣曰敬宗多信美矣德玄之言亦善也

梁張策少聰警好學父同仕唐官至容管經略所居
雒陽敦化里嘗浚井得古鼎耳有篆字曰魏黃初元
年春二月匠吉干且又製作奇巧同甚寶之策時在
父傍徐言曰建安二十五年曹公薨改年爲延康其
年十月文帝受漢禪始號黃初則是黃初元年無二
月明矣鼎文何謬歟同大驚亟還啓書室取魏志展
讀不失所言宗族奇之

李琰爲諫議大夫宜徽副使從征至魏縣過內黃太
祖顧曰此何故名內黃垓曰河南有外黃小黃故北
有內黃又曰在何許對曰秦有外黃都尉理外黃其

故墟今在雍丘小黃爲高齊所廢其故墟今在陳留

太祖稱獎數四

